

捉癞宝

□刘剑波



小镇忆旧

20世纪70年代热映过一部叫《火红的年代》的电影，于洋主演。于洋在主演这部片子时，正处于生命的顶峰，表演艺术上也是炉火纯青。用今天的眼光，这片子不堪卒看，但我喜欢它的名字——火红的年代，它是灼热的，生命被炉火映红，让人热血沸腾，整个时代被滚滚洪流裹挟着向前。我的整个中学时代也可命名“火红的年代”，要是拍成电影，一定很有意思。相比现在学堂里的学生在沉重的课业里愁眉苦脸，苦苦挣扎，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简直太快乐了。因为隔三岔五要到生产队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我们筋骨强壮，胃口极好，吃嘛嘛香，一枕头便呼呼大睡，全校没有一个戴近视眼镜的。我们的书包轻盈无比，一两本书，加上一只文具盒，但书包里放着红薯和馒头干，那是我们吃不够的美食。很多孩子不用书包，把课本夹在胳膊窝里就跑来上学了。有一年，我们根本就不带书包，而带锹和泥络子。想象一下，在通往学校的道路上，孩子们扛着扁担和锹，手上拎着泥络子去上学，是怎样动人的景象。

那一年，因为响应上面提出的“教育学大寨”的号召，小镇中学决定停课，将教室后面的河塘填平作操场。那河塘面积足有十亩地，深有两丈，靠我们这些孩子用一双稚肩挑泥填平，工程不可谓不艰巨。那时流行一句口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河塘怎么好跟有老虎的山比，况且水又是温柔的呢。更重要的是，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事迹激励着我们。那时，“大寨”这个名字真是如雷贯耳，广播里说的是大寨，报纸上写的是大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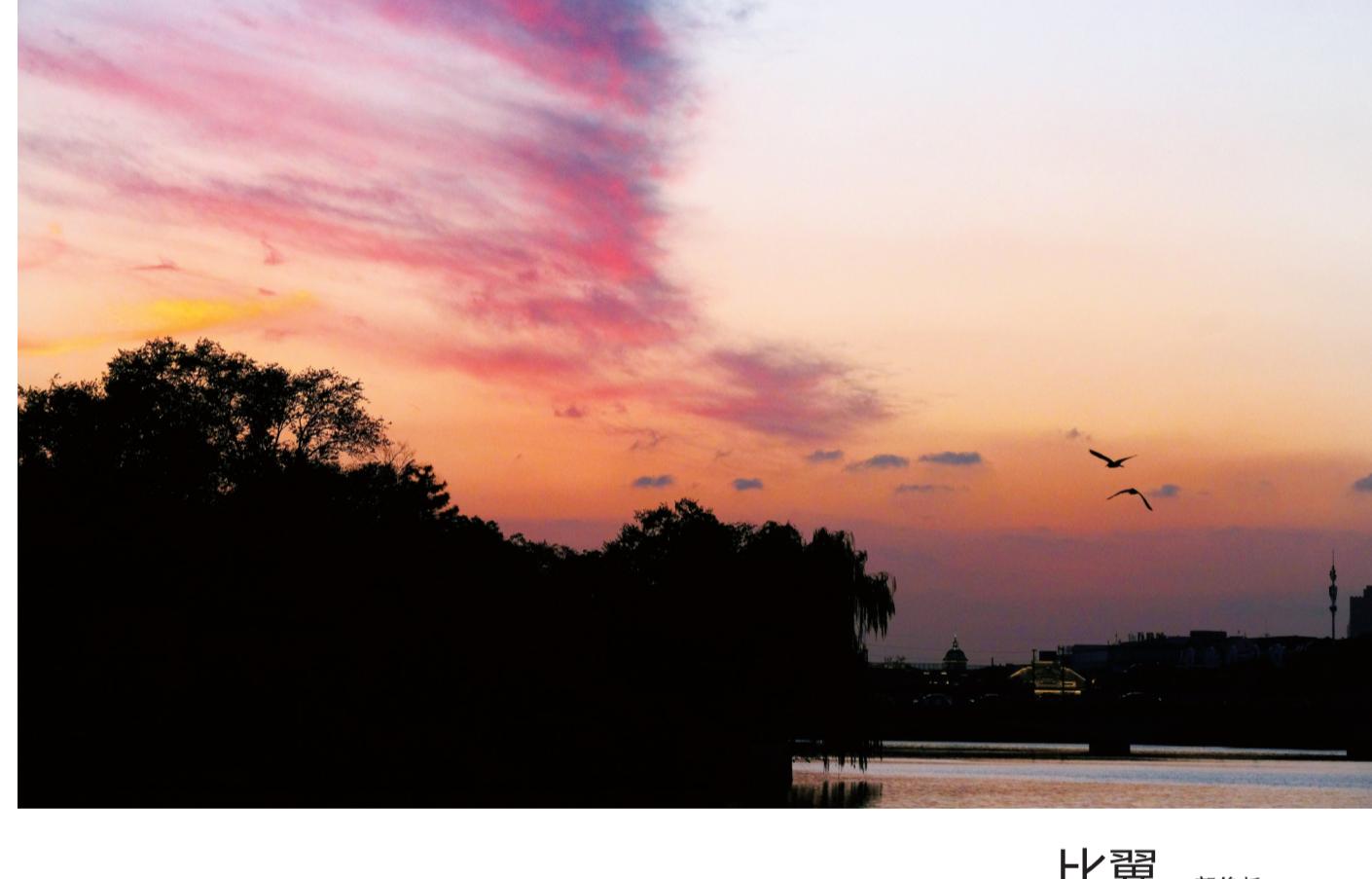
开会时讲的是大寨。遥远的大寨让我们心驰神往，更何况有个郭凤莲呢？郭凤莲是大寨的女干部，报纸说她长得多么多么的秀美，正值青春期的我们都想见见她，所以，我们这些孩子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去大寨看看。我们用了整整一学期终于把河塘填平了，挖第一锹时，还漫天飘着芦花，而收工时已经飘着雪花了。那一年，我完成了一米八的身高，也是怪，沉重的泥担子并没有把我压成矮子。一米八的个头，皮肤又白，又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因而格外引人注目。那一年我开始写诗了，工地的广播里从早到晚朗诵我创作的“工地诗”，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并试图博得女孩子的青睐。事实上，有很多女生频频向我暗送秋波。我先是喜欢上了一个叫陈福秀的女孩子，后来又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个叫葛福珍的女孩。她们一个住在十二大队，一个住在一大队，正好在小镇的两端，如果我有足够的长的胳膊，就可以左挽陈右揽葛了。那一年，我还被评为“填河造田”积极分子，我至今还珍藏着这张奖状，它是我生命史册上的一枚耀眼书签。那一年，小镇上有路灯了。我幻想到路灯下去居住，因为明亮，温暖，那是一间理想的房子。要是有人往我的房子里扔砖头，我就拿火光向他扔去。

教我们数学的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周裕丰老师有点像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冬天总是围巾绕肩，待人温和有加，话语里总是有“哈”，最著名的例子是，有一次他请小镇上的朱桂明医生出诊，他是这样陈述病情的：“朱医师哈，我家伢儿哈，昨天晚上哈，吃了点蟹哈，又吐又泻哈，能不能哈，到我家去看看哈。”上一堂课，他说的“哈”能装一箩筐。除了教数学，他还兼班主任。有一次，他带我们去生产队帮贫下农插秧。插秧是个很恐怖的活儿，因为你两条腿上会爬满水蛭，甚至会

钻进皮肉，只留半个身子在外面，很多女生都吓得哇哇大哭。贫下农告诉我们，千万不能拽，水蛭是拽不出来的，它只会被拽断，那半个就永远留在血管里了。你得不停地拍腿，水蛭自然就出来了。我们照着去做，果然钻进去的水蛭都缩回来了。我们每次去生产队插秧，噼里啪啦的拍打声会响彻水田上空。插秧前，要把板结的水田弄软了，那时农机稀少，只能依赖人工。我们所有的男生在周老师的带领下集体下田用脚踩。我们围成一圈，舞之蹈之，放浪形骸。

捉癞宝也算是“教育学大寨”的一件新鲜事。癞宝即癞蛤蟆，那年它们遭了殃——据说它们的浆液可以制成中药，用来拯救病者的性命，于是学校响应国家号召，停课捉癞宝。全校的孩子都拿着蛇皮袋，奔向广袤的田野，消失在沟渠和芦苇丛中。癞宝样子丑陋，很多孩子都不敢捉，但隔壁班上的一个曹姓孩子却无所畏惧，他的蛇皮袋很快就装满了，他背着装满癞宝的蛇皮袋疾速赶回家中，倒进一口空水缸，又转身出去捉了。晚上，全家上阵，用一种专用工具刮癞宝浆。癞宝终于被解除囚禁，可以离开水缸这座集中营了，但必须交出它的浆液。在惨淡的月光下，伤痕累累、奄奄一息的癞宝纷纷朝外爬，逃往远离人类的地方。然而，很多癞宝倒毙在半路上，要在天亮以后人们才会发现，这儿那儿都是死去的癞宝。捉癞宝运动进行了一个月有余，周围农村的癞宝都被捉尽了。人们再也不会在黄昏看到憨态可掬的癞宝，蹲在路边悠然自得的样子了。癞宝笨拙，也可以说大智若愚，它们看上去无所事事，优哉游哉，一旦有蚊虫从头顶飞过，癞宝会一跃而起，喉咙颤动之际，蚊虫早已下肚，敏捷得不可思议——可是，人们再也看不到这种景象了。在全校的总结大会上，季钧校长表扬了曹姓孩子。我现在还记得季钧校长是这样说的：“这次捉癞宝运动，曹同学捉的癞宝不仅是全校最多的，全公社也最多，简直就是‘癞宝大王’。”

要是在今天，曹姓孩子肯定是网红了。



比翼

郭俊摄

空红包

□王春鸣



花边系马

这一叠写满祝福的空红包，大约是一个继承了我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对回到现实中的母亲，暗含嘲讽的质疑吧。

杂，他不能理解我。

高中时小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科，语文成绩在班上忝列末位，分值二十的阅读理解得三四分是经常的事。唯有一回，学校发来期中考试排名，赫然写着“语文年级名次286”，我和他多次欢呼一声，扔掉拖把抹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感觉此前我们已经近十年没有拥抱过了——这个名次秒杀了五百多个同学，怎么能不欢喜呢？当然后来，我们再也没有欢喜过，因为他又回落到年级倒数，并且稳稳地稳住了。

我一直都不慌，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孩子，不是标准答案的孩子。

高考之后，小树不愿意仓促选定报考的专业，最终选择了一所在中国办学但是全球招生的大学。学校提倡通识博雅教育，大一大二可以自由选课，大三才确定专业。小树如鱼得水，课表上排满了哲学、历史、社会学课程，闲时开始写长长的游记、小说，他的文字感觉很好，放得开，收得住，有幽默感又不乏理性，和写在试卷上的完全不同。何况他物理好，数学好，这些专业方向都不错，不惧就业，能保他衣食无虞，供养他各种各样的兴趣。

我欢喜喜地给他定位成一个有文艺气质的理工男。

忽然有一天他却告诉我，准备选读文科，他觉得人文课程更有意思，还给我举了一个理科转学历史的学姐做例证。其实在这个内卷的时代里，我的浪漫和理想主义已经渐渐消失了，我曾以为这只是我自己的失落，在考

量小树的未来的时候却发现，它牵连甚广。我心里有一万个反对的声音，但是我只能弱弱地对他：说：“如果你也是个女孩，长得也美，家里也有钱，那你可以去学文科；或者你有苏格拉底或者尤瓦尔·赫拉利的智慧、才华，能在这个领域崭露头角，你也可以去学文科……否则的话，我有点担心你将来养不活自己，也养不活你的家庭……”

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猜想，这些有字的红包，是他放到我抽屉里的。我抽出一个，在红红的封面上我写道：“生日快乐！《国语》有云：蓄力一纪，可以远矣。一纪是岁星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也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生肖循环。我的十二岁的小马，养精蓄锐了一纪，从此可以步履矫健地奔赴自己的远方了！愿你快乐而自由！”又抽出一张：“终于迎来你的束发之年，在荏苒的光阴里，我们看着你，陪着你，从垂髫小童而至总角，磕磕绊绊地成长，成为一个自信而阳光的少年。你是命运送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而你也正在长成你自己希望的样子……一切都很好，愿这好一直好下去！”读着我自己写下的祝福，忽然泪湿。我从来没有要求过小树成功和优秀，但是那么希望他幸福快乐，在他不会应试语文的时候，连写一张纸条都会引经据典，斟酌用词，就怕他疏远了文学和审美。可是当他终于解放心性，在文哲书中找到自己人生兴趣的时候，我又惆怅而恐慌，眼前全是我那些从文的男同事男朋友，略显窘迫的中年生活。

这一叠写满祝福的空红包，大约是一个继承了我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对回到现实中的母亲，暗含嘲讽的质疑吧。我不知如何是好。

生命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其次才关乎他人，最后又必然是为了自己。在快乐与痛苦之间选择，人们都会选择快乐。有的人即使眼下选择痛苦，其长远的目的恐怕还是为了得到快乐，得到更多的快乐。情人间的分离是痛苦的，原因有主动的，有无奈的，最后的指向不都是为了双方有更好的

想象一下，在通往学校的道路上，孩子们扛着扁担和锹，手上拎着泥络子去上学，是怎样动人的景象。



虽然无法描绘出桂花香味，但是每一条路、每一座城的桂花香味，我想总是一个模样。

一枝淡贮书窗下

□江徐

坐看苍苔

早上推开窗，空气里润过来桂花香。过了立秋，到了这个时间点，年年如此。一场凉雨，几缕桂香，天气就开始认真转凉。

关于桂花的诗词，古人依了各自的境遇与遐思写得各有风韵。李清照喜爱梅与菊，但依旧将桂花列为花中第一流。“暗淡轻黄体性柔，疏影透只香留。”她用十四个字，概括出桂花的体貌特征，仿佛一幅水粉素描。的确，桂花不适宜观赏，应该用嗅觉感知它那俄似的气息。

又逢秋桂时节，今年最中意朱淑真的二句：“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

她撇开花的姿态，转而观照内心。以窗为岸，窗外花香，窗里人香，人有情思，花亦有心。那淡淡的香味，就像贮藏窗下，隐隐约约。经历沧桑的人，明白这越来越多、越来越浓的花香终将缥缈消散。所以，朱淑真接下来说道：“月待圆时花正好，花将残后月还亏。”世事莫不如此。

期待一朵花开，比欣赏一朵盛开的花，更让人感到幸福。明天去见喜欢的人，今天就会开始愉悦起来。

窗外的桂花香，让我想起蒋碧微与张道藩的事情。起初，鉴于她是徐悲鸿妻子的身份，二人姐弟相称，言行发乎情止乎礼。蒋碧微与徐悲鸿的婚姻貌合神离，以至于渐行渐远。与此同时，在张道藩的炙热表白下，她坠入新的情海。

她是敢爱敢恨的女性，可以不在乎世俗道德评判，却不能不顾及张道藩的官场地位与社会声誉。两人难得见上一面，书信却连绵不绝。浓烈相思、心底烦恼、身边细微的美好，国家时局的危难，都交付鱼雁传书。

秋天，桂花开了，张道藩给千里之外的蒋碧微写信，信中附上桂花。“因为你喜欢桂花，我特地采了小小的两朵，附在信中奉献给你。最奇怪的是我在折取的时候，无意中得到两

朵五瓣的，不能不叹为奇迹！园中近芭蕉处的那株桂树，居然也开花了，色艳味香，竟是一株难得的丹桂！我也采了两朵，附献于你。”

读着这样的信，隔着重重山水，也会从字里行间闻到幽幽暗香吧？动荡的年代，不惑之年的男人，又混迹官场，能有这样一份生活情趣，与相爱之人共织情网，也算难能可贵。

后来抗战爆发，蒋碧微带着家人孩子退往重庆，张道藩政务在身，坚守于南京。乱世中，心里安住一个与自己心意相通的人，互相牵挂，传递浓情蜜意的信，当作为珍藏的依恋。

人生若得遇知己，可以无憾。为爱情所受的痛苦，也可以视为乐趣。我欣赏蒋碧微的特立独行，包括她反对占有式爱情的观念。他俩后来的离合，自有缘分牵引。

每年桂花飘香的时节，黄昏暮色中，总要陷入忧愁心绪。夕阳余晖，淡淡粉色，让人心不知如何安放才妥帖。空气中的暗香幽幽，让人感到轻愉。或许那一刻，称得上是无条件的幸福吧。

秋天很快就要过去，桂香转瞬消散，神笔马良画不出它的气息，生花妙笔也无法将它精确描绘。

一朵花的体态，可以描摹下来，一眼泉水的叮咚，可以刻录下来。可是花的香味拍不了、录不了、画不了、写不了。这种无法分享的无奈，简直让人想哭。深埋心底的孤独，也就在这无可奈何的感受中。

只能独立黄昏，痴痴闻嗅似浓若淡的桂花香，想远方的人、路上的夕阳、梦中似曾相识的气息。这种时候，我感到每一分钟都在滴滴答答地流逝，每一秒钟都是抓不住、留不住的流水。

去年游姑苏留园，经过闻木樨香轩时小憩，看了关于轩名的介绍。木樨，即桂花，闻木樨香，源于宋代晦堂禅师启发黄庭坚闻桂花而悟道的禅宗故事。《五灯会元》是这样写的：禅道如木樨花香，虽不可见，但上下四方无不弥漫，所以无隐。

虽然无人可写这样一封信，虽然无法描绘出桂花香味，但是每一条路、每一座城的桂花香味，我想总是一个模样。

如果你有闻到桂花香，便算收到了我的信。

改善环境的最好做法是从改变自己开始。

五十知天命

□杨 谒

兼得斋夜话

自从跨入天命之年后，常常生出自己已够资格谈论生死命运、生活意义的错觉……

有人认为：生是偶然，死是必然，迟早要降临的死亡会摧毁一个人一生所有的努力，或者所有的颓废，所以人生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可谈。也有人认为：人生的意义实在很简单：挣钱、娱乐、享受、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还有人认为：人活着一天，就要努力上进一天，与人为善，争取多留一点财富给后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是天大的、无解的问题，留给哲学家们去思考好了，俗人如我辈，不必为此空费心思。来到人世已成事实，将来必然会离开也是不可更改的，所以还是安下心想想眼下怎么做好了。就像行车深陷淤泥，需要操心的是如何摆脱困境，而不是假如出发前如何，到达后又该如何等问题。

人与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一样，都是由微粒短暂聚合而成的物质，所不同的是，人与树木、土石、飞禽走兽不同，人拥有卓越的性能和美德，能思考、创造、求真，能利用其他“物质”，通过再生产、重新组合的方式局部地改造自然。人应该珍惜和利用这种“不同”，尽早选择自己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以体现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其次才关乎他人，最后又必然是为了自己。在快乐与痛苦之间选择，人们都会选择快乐。有的人即使眼下选择痛苦，其长远的目的恐怕还是为了得到快乐，得到更多的快乐。情人间的分离是痛苦的，原因有主动的，有无奈的，最后的指向不都是为了双方有更好的

将来？再如为治病而喝苦的中药、接受手术。极端的例子还有自杀，自杀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自己摆脱痛苦吗？也有自己觉得是快乐的，但在他人眼里却是痛苦的例子：比如学者皓首穷经做学问，在学者本人是做他喜欢的事，无疑是快乐的，但在他人眼里也许是枯燥乏味的。反之亦然。再比如帮助别人，让别人得到快乐，自己在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有所付出，但自己同时也收获了助人行善的快乐。

世界上有数不清、无数种微小粒子构成的“物质”，除自己之外，其他“物质”构建了自己所处的环境。相对于别的“物质”来说，自己也是别的“物质”的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环境与自己是有联系的，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快乐抑或痛苦，是环境作用于自己的结果，同时自己也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和作用。所以，改善环境的最好做法是从改变自己开始。

如此，就很自然地要说到“命运”二字。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五十而知天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古人把毫无思想准备、无可奈何、无意间遇到的，称之为“命”。“命”难以改变，所以有“认命”一说，“命”的长度是以人的一生来计算的，一个人“命”的好坏只有到他生命结束时才能定论，短时期内的幸与不幸不是“命”，是“运”。

“命”有好坏，“运”也有好坏。“命”不可战胜，“运”却有许多人为因素可起作用。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努力工作改变命运”，这说的“命运”，是指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命”是由许多不可抗不可知因素组成的，人的努力不会起多大作用。一个人成功的要素有三：才、命、力。这里的“命”是指命运，有人力可为的成分；“力”是指后天的勤奋；“才”是指天资，后天的学力不可能对此有实质性的改变和提高，所以反倒像“知天命”中的“命”。

空红包

□王春鸣



花边系马

这一叠写满祝福的空红包，大约是一个继承了我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对回到现实中的母亲，暗含嘲讽的质疑吧。

杂，他不能理解我。

高中时小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科，语文成绩在班上忝列末位，分值二十的阅读理解得三四分是经常的事。唯有一回，学校发来期中考试排名，赫然写着“语文年级名次286”，我和他多次欢呼一声，扔掉拖把抹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感觉此前我们已经近十年没有拥抱过了——这个名次秒杀了五百多个同学，怎么能不欢喜呢？当然后来，我们再也没有欢喜过，因为他又回落到年级倒数，并且稳稳地稳住了。

我一直都不慌，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孩子，不是标准答案的孩子。

高考之后，小树不愿意仓促选定报考的专业，最终选择了一所在中国办学但是全球招生的大学。学校提倡通识博雅教育，大一大二可以自由选课，大三才确定专业。小树如鱼得水，课表上排满了哲学、历史、社会学课程，闲时开始写长长的游记、小说，他的文字感觉很好，放得开，收得住，有幽默感又不乏理性，和写在试卷上的完全不同。何况他物理好，数学好，这些专业方向都不错，不惧就业，能保他衣食无虞，供养他各种各样的兴趣。

我欢喜喜地给他定位成一个有文艺气质的理工男。

忽然有一天他却告诉我，准备选读文科，他觉得人文课程更有意思，还给我举了一个理科转学历史的学姐做例证。其实在这个内卷的时代里，我的浪漫和理想主义已经渐渐消失了，我曾以为这只是我自己的失落，在考